

無三不成就

— 心 怡 —

(一) 無三不成就

去年底，台灣接連發生令
人注意的三件事，首先是立法
委員候選人白雅燦，因散發競
選傳單，向蔣經國先生提出29
個問題於10月23日被捕，並被
軍事法庭判處短期徒刑，同時被
捕者還有印製傳單的印刷廠
和工人，以及一位教員，
罪名尚未公佈；接着12月20
日，增額立委選舉舉行，
空前萬餘人因議壇將新
落選，而包圍縣政府要求
釋散群眾，最後軍隊及消防
隊出動，逮捕百餘人；又
過七天在12月27日台北
市政府以令人難信的藉口
出版了五期的台灣政論停刊。
這一連串的事件，立即引起
全世界人士及海外留學生
對目前台灣當局所高唱標榜
新的真面目獲得更進一步
的認識。

(二) 海外留學生的反應

這一連串的事件，引起了
海外留學生的憤慨，各地關心
人士立即集會討論，於12月31
日，在華盛頓、波士頓、芝加
哥、西雅圖、洛杉磯、及休士
頓等城市舉行演說，並向中華
民國外交使館示威和遞送抗議
書，要求復刊及釋放白雅燦，
在華盛頓的集會中，除了台灣
同鄉會外，還有中華人權
協會也參加，在大會上宣讀要
求“台灣政論”復刊的電文，
當天集會者情緒激昂，致有數
位女士在中華民國大使館前
受傷，各地的新聞機構如電視
及報社都報導了這些活動，
西雅圖華大台灣社於元月19
日舉辦“台灣政論停刊事件”
座談會，並請楊總領事列席
討論；台灣政論美洲總代表
賴義雄公開發起簽名運動，
將有數千人聯合簽名，
要求復刊台灣政論。

在舊金山灣區的同鄉於28
日得知停刊的消息，即時有
不少人寫信及打電報給行政院

聯合國提議向多國總領事館請發
鄉領事館並發辦的
同鄉領事館總領事館
向領事館請發辦的
台地總領事館
加鄭元月十五日
北鄭元月十五日
求復刊代表到
會復刊代表到
復刊代表到

命，或是終身
誰願過一生
安過一生
保平長身？
生願平長身？
生願平長身？
生願平長身？
生願平長身？
生願平長身？
生願平長身？
生願平長身？
生願平長身？
生願平長身？

選(當局特地
農校的老同學
他免指了，出
，但他仍以為
餘年，再次努
。鄭雨新是宜
農校才一屆畢
本，葉，參加
十年，省議員
，有小鋼炮之
基併為議會
的文化協會，
的風雲老將，

(三)台灣的新熱血

這三件事雖然
的，事實上這
。這是在台灣
熱血的青年
平，勇敢地面
以雜誌為選
來喚起民衆
主政的教育
意識。大部份
眾操縱下的
支持的人要
非但選不上
敵法下犧牲，

或鋸釘入獄，或被冷凍（如高玉樹），能夠剛毅不屈，繼續奮鬥，不斷教育新輩的，可說以新雨新為代表，因此年青一輩的，如要競選，大部會去找他幫此指美。“台灣政論”的出版，也是他籌劃努力，到快出版時，才交給年青一輩去做。所以多年來，黨工人員無日不想辦法把他弄跨，很多年前情報的高級人員，來台後無所事事，有天他就大談如何如何瓦解解部氏的辦法。前幾年，部氏在登記競選省議員後，接着宣佈撤退，去競選整擊委員而落選，據說是被做了手脚。這次他的努力，可代表着台灣老一輩的硬骨頭，經過一生的辛苦努力，仍然不灰心，繼續苦幹，積極培養年青的一輩來接棒。

白雅燦是三十多歲的青年，曾任華法見習官，是屬於台灣的新一代，在學業上，對目前社會的感受是很強烈，他提出二十九條問題，針對台灣目前時弊，其問題包括範圍很廣，從蔣經國首肯黨

貪污案、資金外流、失業居民、住屋、退休金、烏脚病、最低工資、戒嚴法、到外交關係如聯蘇制中夾等，洋之大規，把台灣的問題大半都挖出來，而且還冒犯忌諱，直問蔣經國本人的事，其甘願獻身犧牲的豪氣，可以當年汪氏的詩“來引頸受一刀，不負少年頭”來形容。

“台灣政論”的曇花一現，出版了五期，就遭停刊，與“自由中國”、“文星”、“大學”等出版多年比起來，是夠短命的。其停刊理由，說是邱垂亮所作的“兩心所向”一文中，柳敬授（左派）所說的兩句話有煽動他人叛亂之嫌，其斷章取義，牽強可笑，空前未有，當局處置得如此手忙腳亂，其對“台灣政論”畏懼之心理，表露無遺。外傳停刊的真正原因在才六期的主題，是針對此次選舉的舞弊，所以當局為了遮羞，不得不以才五期的邱氏之文來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實當局所畏懼的，不只是“台灣政論”對台灣社會的所產生的衝擊力，還有“台灣政論”所代表的一股新力量——台灣新熱血的結合力量。

當年“自由中國”及“文星”雜誌上，執筆的大半是上輩的大陸人，以青年的一輩，由於教育的影響，以中文著作的不多，而後“大學雜誌”至“台灣政論”，執筆的大半是年輕的新一代。台灣的新一代，除了出國另找天地外，留在台灣的，就成了一群茫然的遊離份子，除了少數致力於生計，而獲成就外，大多數目睹社會之不平，空負才志氣見，又無如可施展，連發表意見也不可能，加上外交形勢日漸窘困，他們的苦悶是可想像的。“台灣政論”的出現，給他們帶來了以合法方式爭取改變的希望，難怪創刊出版後，數度再版，都被搶購一空，以後銷路月月激增，人人以一睹“台灣政論”為快，在台北街頭不少退役軍人，以路邊擺書攤為業，剛開始時，警察特別來回照不准賣“台灣政論”，後來看到銷路太好，就顧不得禁令，以賣“台灣政論”為快。在出版的五期中，有不少好文章，如更羸祥的“如何促進台灣社會的進步”，張景涵的“變局裡該怎麼辦？”，孫建國的“台灣經濟危機”，姚嘉文的“高普考配額”，黃華的“相忍為國”

何文振的“台灣大地主”，郭雨新的“促進議會功能”及“單眷區”，黃順興的“農會選舉”，張俊宏的“對選舉展望”等等，在那忌諱重重的社會失閉鎖封建的環境中，勇敢地吐出問在大部份人心底的話，難怪在數月中，即造成了浩大的力量與聲勢，這股遊離青年團結的力量是當局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叫起早停刊不可，以免其壯大。

(四) 革新的考驗

自蔣經國提倡全面革新，尊重憲法，公平選舉，開放言論自由，鼓勵人們要做到“無話不可明說，無事不可明告”，政府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廣聽博鑒”，並且日日有新聞報導如何深入民間的討論，的確也帶來一時嶄新的氣象及希望，如果這樣即可邁入開放民主、公平、尊重人權、法治的局面，又何嘗不是大家的願望，因此不少人对這條較少压力的途徑抱着很高的希望，尤其是部份海外學人，雖然心裡懷疑，外表上還是大加捧場鼓吹，每年參加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討論會，提些革新意見，然後由當局表示考慮，以

革新決心，如此賓主兩歡，
圍爐結束。所提革新意見，究
竟有多少已經履行？就沒有
再去研究了。

開放言論自由，踴躍提供
革新意見，是大家歡迎的政策，
台灣政論的停刊，無疑是對
這項政策的嚴重考驗，當年自
由中國反文革被封閉，可說是
因老一輩極權者的封建，現在
老一輩已被冷凍了，新一輩的
不是應該比較開明進步了嗎？
為什麼中較還是一樣？當年毛
澤東提倡“百花齊放”，然後
那些在放，就一齊整齊算
，上了當的人就一齊整齊，一
生翻子身。如果當局有決心
革新，正可把台灣政論大加利
用，讓台灣政論提出來，然後
以順乎民意為由，加以實施，
做起來就得心順手些，如全面
民意代表改選，現實主義外交
等，當局自己絕不敢說，由台
灣政論來說，何樂不為？所以
台灣政論的停刊，可看出革新
困難的嚴重性及革新決心的程
度。“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在如此進步的時代，還實行封
建的手段，那令人灰心失望
？

公平光明的選舉是步入民
主政治的必要途徑及訓練，在
執政黨一面倒優勢之下，仍要
以神乎其技的方法及各種不合
理的規則，來限制打擊黨外人
士，以造成唯我獨尊之局面。
目前台北市有一百多個投票所
，一個候選人只能提二十多個
選票，顧此失彼根本無法充
分表達民意，以前還規定不准
自辯政見，簡直開玩笑，候選
人上不得講，而且車子不能停，
整天車子開前，退二步，
而且候選人批評當局兩句話，
就有被扒的可能。目前選舉
法日新月異，停選及換票已足
以驚天動地，代之的是票櫃底
，精巧的活動票櫃，機動部
隊投票，活動選戶口等之，
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道用靈
妙，所以誰能落選，誰就落
選，黨外人還能招架嗎？
封鎖言論，操縱選舉，是
清除異己，是對主張革新的
的重大打擊，尤其是在台灣的
青年及廣大的民衆，原來溫和
合法的革新給他們一線希望的
曙光，現在已經消逝了，他們
怎樣？將來的日子還這麼長，
沒有希望，他們怎忍過日子？